

成人組
短篇小說·第一名

得獎人 葛愛華

現任《科技生活》雜誌總編輯。

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
竹塹文學獎散文首獎、梁實秋文學
獎文建會優秀獎、夢花文學獎短篇
小說首獎、福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
獎、宗教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等。



那天

眼前這燈盞迷離、喧嚷嫵麗的港城，不是舊時候那小鎮的樣子。

街道沒大改變，但幾幢老屋舍都不在了。那是石灰摻碎礫有個吊腳樓的房子，當時在僅五、六萬人口的小鎮上，就已先佇立了二、三十個年頭。

那樣的老房子在舊時的小鎮很便宜，扎實的骨架抵擋海口歲月的寒風酷暑也還硬朗。

搬進那房子前父親天天來回忙碌，粉刷裝燈掛窗簾，等斑駁大門板卸下來按嵌了當時頗為時髦的落地玻璃門和鐵窗時，她們母女仨才雇一口鐵牛車，從基隆把剩餘家當搬過來。

搬家那天父親自己騎著腳踏車，後車斗拴捆枕頭棉被軟席榻，車把手左邊垂掛鋁壺鐵鍋，右邊盪吊一隻顛頗路上不斷磕絆他膝蓋骨的大錫桶。

那大錫桶倒扣十幾個父親準備擺攤賣麵食的塑膠大碗、木筷和白鐵瓢羹。

她倆此刻遠眺彼時根本還沒開始啟造的關渡大橋，天壁煙花、人間燈火同樣燦爛，人潮穿流中她轉頭對她妹說，嘿，咱爸那年帶我們去淡水河看國慶三軍操演，有這樣熱鬧嗎？她妹撇嘴點頭，噯，那次人山人海我們還走丟哩，咱爸找到我把我勒緊了卻喊妳的名字。那時我忙著看直升飛機噴出彩色煙霧，她說，才恍神咱爸和妳

都不見了。她妹撇嘴點頭，不是直升飛機，噴出彩色煙霧的不是直升飛機——，她接著說：妳看到像鬼一樣的蛙人，從海軍快艇衝上岸時，嚇得大哭還尿一褲子……

眼前光線抽長搖動變換的事物，與過去的殘影景象交疊，河堤旁新砌的崗石大樓某層鑄鐵欄杆陽台上，兩個結辮子的小女孩，手抓牢籠欄杆朝下邊的鬧元宵探臉，像鳥頭一樣的小臉，正好在張看她倆。

那時父親也好想要她倆留長髮，曾對母親哀告：別再給咱閨女絞頭髮了行嗎？小女娃兒就是要綰著兩根辮子才可愛啊！

那時候，有點遠了……，在淡水河畔，她倆模仿大人們拿小手蓋在眉骨上仰臉朝天空眺看，天空上的神龍小組正在表演高空跳傘，周圍是睜不開眼睛的喝采和掌聲，一萬六千呎的晴空萬里，飛機尾巴拖著濃霧，棉絮般噴寫幾個大字，65 卅。

她們都成了這段人間風景裡的一小片碎屑，像鞭炮紙花炸開來，隨風揚起，無聲無息……

她和唯一的妹妹是學生，但很少心靈相通。

有次，她倆齊聲問母親：「這什麼魚呀？」

腹大頭小眼睛凸，尾巴像拚死開到盡頭的曇花瓣搖曳。一紅一黑兩銀白，四隻小魚都發著光，被母親養在自家樓上一間不使用的廁所浴缸裡。

「金魚。金色的金。」

金魚被放進小卵形磁磚花色無頭緒拼貼的浴缸後，就消失無蹤。

母親抓著斷柄瓢子在專心找尋金魚，她問：「為什麼要叫金

魚？」

她問題多，她妹喜愛表現聰明：「妳笨喔，他們家姓金啊！」

「是不是長大以後，就會變成金色的？」她再問。

落地玻璃門上頭有兩扇固定式的氣窗，窗簾布沒構到那上邊去，塵埃雨痕的氣窗，罩著冬日暮色，鼠灰夾雜著黯淡昏黃的街道，傳來遠處渡輪低沉的叫鳴，嗚嗚噎噎的聲音在被遺忘了的記憶深徑裡跌蕩，似有若無。是氣味，明確地竄到眼前來指認的是氣味。

那是淡水冬天慣常的冷霧，帶一絲油污包覆的腥氣裡，隱約透露半點薄荷腦的蒼涼。

父親在基隆時老想著跑船退下來以後，要到淡水來置辦營生。

為什麼要選淡水這樣一個在當時幾乎沒什麼外來人口的地方，而且他們還住在一條馬路就貫穿一個里的河岸邊上。母親從來不問，父親好像是那樣說過；因為淡水有山有海啊，說完想起基隆又訕笑說；因為淡水鳥兒多啊，呵呵笑完自顧自地再說，淡水可好啗咧，淡水有馬偕醫院哪。

父親壯得像牛馬從不感冒生病，何況他也不信耶穌。

父親說他知道自己不是什麼好人，但也不會幹太糟糕的虧心事。要說該上教堂懺悔，就是當年沒把東北老母一併帶出來，摺在老家給鬥爭時鬥死了。父親說，懺悔應當是要懺悔的，但也沒想過求神寬恕。

老說不跑船退下來就要在家門口賣貓耳朵、韭菜盒、蝦仁餛飩、大滷麵，口沫橫飛說得麵食料理項項一把罩的父親，其實連花捲饅頭都沒有鎮上空軍眷村裡一個灰翳眼珠裹小腳的老奶奶發得好。

父親買了這幢老房子興致勃勃翻修後，便在一樓客廳旁的階梯入口先打了片三夾板隔門，他說這樣樓上住家不會被樓下賣舖干擾。母親嫌那扇門極醜，便在門板上掛了一本兩呎見方的明星月曆，五月份那張是下巴有點長、描畫粗黑眼線、露齒貓咪笑的李雅芳。

母親好像蠻喜歡那張明星彩照，一直掛著五月沒翻面。

賣舖也一直沒有點火起過爐灶。

父親把一家子搬到小鎮來後，竟然還是從淡水搭火車到基隆，接班表照樣跑他的商船，帶他的水貨。

她倆在那老房子各個窗口蒐巡一遍，估摸熟了，曉得在樓上後面房間窄窗畔，可窺覷牆外違章建築老小好幾口人家，午後到傍晚輪流添柴燒水、解衣洗澡，那風景可真賽過自家門前張眼就可瞧見的海口嚙日、煙雨歸帆。

違章人家的澡間，裡壁豎著甘蔗板，天棚鋪的石綿瓦讓颱風掀去兩半塊沒重修。浴間沒設抽水馬桶，要大便還得走出圍籬外到隱密弄角去，那兒有個附近十幾戶違建人家共用的木頭門栓落糞坑。夜裡沒燈，她見過有鬼一下白眼亮、一下黃眼亮也去上廁所。

從破洞天棚窺見，使勁刷抹黑紙鈍剪的暈糊皮肉，個個人影末了都會伸手鑽入還搭著濕內褲的裡邊，抓撓掏摳，她倆眼珠瞪得比頭大，還是瞧不清內褲裡發聲作響的是啥模啥樣寶貝。總是三幾下瓜瓢汲水嘩啦啦澆擊肉體時響時靜，泡沫水流沿著澡間溝縫汨汨洩出，沒有顛倒夢想多餘動作，只有時間被嚴格限制的脫濕刷沖標準步驟，一致兜攏小片毛巾，濕內褲魔術把戲睨眼換成乾淨硬挺的。

那些人家男的多穿白內褲，女的多穿黑內褲，黑白全是不縮口垮到見得著縫線的四角褲，有時幾顆腦袋碰著在雜物堆裡喳喳嗡嗡

講話，那樣子像麻雀啄食包穀粒。

擱在澡間外邊的幾個鋁盆，整夜醃浸滿屋人畏縮疲乏情緒糾纏的衣褲。

手動抽水井只有一個，連刷洗衣物也要輪流。

天未亮透，總是一個圓額西瓜皮短髮女孩最早起，就著其中一隻澡盆咬牙埋臉勃勃在洗衣板上折磨著一塊不大起泡的褐方皂，汲水搓揉、搓揉汲水。那女孩刷扭衣褲的樣子，好像對什麼人充滿恨意，但肯定是比愛漂亮的母親喜歡乾淨。

父親開船後，母親偶爾會帶著她倆從淡水搭火車到圓山，下了車站撐起滾蕾絲邊花布傘的母親，便自己顧著走在前面，她倆在身後一腳快一腳慢地跟著母親往南走，走到農安街，過馬路，和一個開委託行騎白色偉士牌老戴著太陽眼鏡忽然就要她倆齊聲喊乾媽的手帕交，一塊相約去逛街，飲茶，打發時光。

偶爾母親乾媽她們也會和人打打小牌。贏錢時歡天喜地，輸了錢也沒見她們有什麼不高興。

她們只要低聲說話，就會用和父親不同的語言。後來，她們連高聲說話，都用和父親不同的語言。

早些時光父親跑遠洋商船，一走年餘，回程帶美國毛料電毯，德國攪拌器、收音機、電動刮鬍刀；她倆墜地後，父親只接頂多出航個把月的近洋船班，回程夾香港藥丸、東南亞香料咖啡、韓國高麗蔘、日本珍珠粉養命酒和肩掛式真皮袋單眼相機。

這些東西樣樣可都是乾媽委託行訂單上火紅水貨。不光是乾媽那月店，整個晴光市場舶來品商店街的門徑通熟後，父親開船倒變

成跑單幫，船上舵工的活兒，反而是出港船票。

父親是賺了不少錢，每個月頭母親都會帶她倆到衡陽路銀樓店鋪把看亮晃晃金飾，順便在黑市裡兌換父親給她家用的美鈔。那時一元美鈔，能兌換四十多塊新台幣。荷包揣滿月用，再拎帶她倆到乾媽那裡吃遍市場小吃，尤其是母親最愛的黑醋花枝羹，吃得雙頰緋紅、旗袍領口扳開兩個扣絆拿手絹猛拭汗，也花不了什麼大錢。

有陣子乾媽迷上看玉。母親幾乎天天午后從淡水帶她倆坐火車抵台北，乾媽的偉士牌噗噗沒熄火就等在噴水池那兒接領。她站在機車前面踏板上，她妹像塊蔥油餅給挾貼在乾媽背後和母親胸前，兩大兩小一塊從館前路噗噗趕到衡陽路找熟人看玉，一看一下午，她倆睡了醒、醒了睡，小鬧幾下挨幾回罵，天光仍然大亮，母親猶陪著乾媽不膩不厭專注地在看玉。

乾媽究竟買了多少玉飾不清楚，但清楚的是，那個賣玉的老闆娘還領頭帶她們去中山北路算命卜卦。她倆是不是也跟去了江湖術士那裡，完全沒印象，但印象深刻的是，後來乾媽和母親為了改命開好運，找了間專門給電影明星打針美容的診所，一塊去隆鼻。

坐在烤了白漆的化妝台菱型鏡前，母親躡指揭密似地掀去鼻梁上一小塊藥水味刺鼻的白紗布。

她倆看見母親的鼻梁邊上，腫了一小顆紅豆疙瘩。

「看到沒？」母親問。

她妹聲音楞得像剛剪齊的瀏海：「看到了。」

「漂亮嗎？」母親再問。

那紅豆疙瘩嗎？她說：「不漂亮。」

母親唇角一掀，帶著笑意的濃音，對自己新生的鼻子說話：

「噯，不漂亮？這可是和李雅芳一模一樣的蔥管鼻呀！……噯，阿姊多愛唱那首『你我情相繫』一，前不久李雅芳被壞人綁去，強拍脫光衣服的照片，她在報紙上說要退出歌壇不唱歌了，噯……好可惜呀。」

母親自顧自地哼著什麼曲調，她看看鏡子裡的母親，又看看鏡子裡的自己，才發覺自己怎麼跟母親長得一點也不像呢。

母親的眉是黃昏兩抹炊煙縹緲舒朗，她倆卻是眉骨擎舉如烈日下棘草絨絨。

她倆是刀刻複層的眼皮摺子，眸色沉沉；母親的睫毛像燕尾點水，遮擋不了單鳳眼的狡黠明媚。

還有鼻子——當然，現在母親的鼻梁不一樣了。

她伸手想去碰那顆被母親詢問是否漂亮的疙瘩，母親停頓哼曲微偏開頭：

「啊噯！不要拿手去碰，才打針的，還會痛，要發腫一個禮拜呢……」

她發現，那嚶嚶囁囁什麼旋律的側臉，赫然是一張陌生人的臉，不僅因為鼻莖隆起的緣故，可能還有別的什麼原因，總之這根本是一個冒充母親的別人！這麼一想，剛剛母親說話的聲音、看著她倆的眼神，也都跟昨天的不一樣了。

這個秘密，她一直沒跟她妹說。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她努力想要回憶母親的臉，都不知道該想起隆鼻前，還是隆鼻後的那張？

回憶是座廢棄的煤礦坑，黑嗚嗚魔音灌耳人影不見，誰也不知道那時候的什麼事可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那種日子像東西煮在鍋裡全勾了芡，不曉得藏在稠衣底下不冒煙卻能把腦殼燙開的沸沸騰

騰裡，都是些什麼作料。

父親帶那麼多的好貨，過眼雲煙，全部拿去換成他自己眉開嘴笑的鈔票。

只有一次，母親於鏤刻精緻花案的白木扁盒裡，取出有頭有尾小人似地兩根褐紅高麗蔘。

幾張衛生紙撮成麻花束條，擦了火柴棒點燃，嫋嫋的一小枚火粒，離蔘幹兩指寬翻轉燻烤，母親也讓她倆把玩。第一束麻花燃完，再點第二束，這樣溫火烘烤蔘幹幾十遍，每一遍母親都認真耐煩，像只做那麼一遍。

把變得不再那樣頑固脆硬的紅蔘，仔細工整切成透光薄片。

兩顆不再淌血的豬心，放在圓木砧板上，她倆構著貼白磁片的自來水龍頭石槽，看母親把蔘片塞進豬心導管裡，加滿水的陶土燉鍋，擱坐爐火醺醺然熟睡，才兩刻鐘，整間廚房都是紅蔘燉豬心打鼾似地的撲撲鼻息。

滿水煲成半鍋藥材補湯，父親頸毛倒豎大快朵頤：

「噯，那誰，為啥今天給燉人蔘豬心吃啊？這幾根是最上等好貨，我藏著，故意不交妳阿姊，交妳阿姊就不好意思調高價錢，她貨款又給得慢。」

一海碗下肚，再添滿：「嗨呀，這幾根紅蔘可得來不易啊，那誰呵，妳可真不識寶哇，要拿也不問我一聲，嘖，就這麼自己——」嚥了一大口黃金湯：「就這麼自己燉來吃了，多可惜吶。」

母親在她倆飯碗各挾兩筷子青菜，她倆又分別揀出來給對方，母親再給撥些魚鬆、搽點保衛爾牛肉汁，輕聲催促在手指間扯玩橡皮筋的她倆快點吃飯，父親倒是吃得狼虎，一下子滿碗公又朝天。

母親勾勾眉不看誰一眼：「你怎麼老是覺得，好東西只要是給

自己人吃了用了穿了，就是可惜？」

「是可惜啊。」

「跟你的人，就這樣能糟蹋？」

「這紅蔘，可不就，鐵錚錚給妳糟蹋了嘛！」

父親趁熱添吃，傾刻間連鍋底也朝了天，最後一碗蔘湯在他左手裡搖搖顛顛，舉箸的右手先點後撇緊接著胸前比劃：

「我說，這拚坐牢帶的好貨，我個個都要賣大錢！這錢才好，人會老，攢了錢咱好開店，我兩手的武藝哪！那誰，妳知道……，去年生病後，我體力大不如前，船上粗活兒再幹不了啦……，靠走私喇更不能多幹，現在海關查得緊，那可是賭命錢呵……。」

碗筷擱上桌，父親認真說：「所以哪，我估摸著，在咱家一樓賣個家鄉味兒，這房子是咱自個兒的，用不著店租，用不著店租咱價格就比人強啦，咱做多少嚟全歸過活兒用，也可守著妳娘兒仨，嘖，這往後日子多明美啊妳瞧！」

母親放下碗筷想離桌，父親喜孜孜按住她手背，像撥開雲霧見月明地笑開臉來，還邊笑邊拍自己大腿哼嚕：

「咱這就開店，不跑船了！……咱要摟著寶貝閨女兒過日子，妳看咋樣？」

那天早上，還沒真正醒過來，她就知道母親不在家了。

顧不了一直覺得沒住人的頂樓廁所有鬼，小腳掌連爬帶跳登上樓梯，之前被注水養著金魚的浴缸，獨自乾燥張嘴躺在那裡死不瞑目。後頭追上來的她妹，扯著嗓門尖叫：

「我就知道！我的金魚不見了！」

她回到母親的臥室。不感覺有什麼東西不見了，但也覺得似乎

少了許多東西。

化妝臺偌大鏡子令人不安，好像母親畫了張要上戲臺的大濃妝，坐在鏡子裡衝她倆直笑。

「媽媽為什麼把我的金魚帶走了？妳說，媽媽為什麼要帶走我的金魚！」她妹坐在樓梯上，抱著下床氣哇哇痛哭。

那才不是妳的金魚呢，她很想這樣說。

母親離開的那天很短，短到混雜著一種既害怕發現什麼又怕不能夠發現什麼大事物的氣味，完全來不及著落。

父親帶她倆去乾媽的委託行耗等一晌午，乾媽就近打電話叫麵館伙計送兩碗麵來。

「阿姊妳吃，我不餓。」

年紀顯然要比乾媽大上一截的父親，開口閉口總是那樣好聲叫喚。

乾媽對父親說：「這家店的意麵啊，我吃到厭死了！你就趕緊把麵吃完，帶兩個小孩回你家去等，說不定人已經在家啦。」

父親不吃麵反倒抽起菸來；先一根一根報仇雪恨抽到天涯盡頭，再薰紅眼一根嘆息接一根投訴無門撇得滿地，拿腳擰滅的菸屍讓乾媽用掃帚往外撥弄揚起灰塵。父親的神色焦躁折騰，抽乾的菸包往口袋一塞，便起身跨腳踱到門坎外頭去。

她不敢離座，她妹忍住哭泣，兩人同樣害怕父親也要不見了，卻不敢跟上去。

下午委託行生意熱絡，她倆魂魄落落。

乾媽張敞喉嚨在磨石子樓梯口大聲喊叫女兒下來，那個被喚做

富美的女孩，一直端在樓上扯著聲哨不斷回應：「藪啥啦？」「直直叫，我在讀冊耶！」

富美身穿繡學號新興國中白上衣和一條燈籠藍短褲，腳夾釘亮片舶來品木屐拖鞋，拿了乾媽遞給的錢，朝她倆揮揮手，要回家了？她倆精神全飛上來。

「念幾年級？」

「啥會嘎？還沒念國校妳媽就把妳們的頭髮剃得這樣短喔！」

「想嘛知，一定不是她親生的，才下得了這種毒手。」

「我初中以前都留辮子，留到屁股下面喔。」富美手掌在之前留髮部位比了比，然後伸出手指：「光是綁頭髮的髮圈啊，四個德國 BOBO 水果糖玻璃罐都裝不完哦！」

「BOBO 水果糖，有吃過嗎？」

她點點頭，她妹搖搖頭。

「嘿，驚死人，生日珠也無看過長得這麼相像的雙生子哩？妳媽都不會弄錯哦？」

其他雙胞胎大多是長得不相像的？她猜。

富美朝前走，過兩條街，在一個小販前停頓，垂臉和坐在板凳上顧涼擔的小男孩說話：

「阿源仔，還剩什麼飲料？」

約莫十來歲的小男孩把屁股一挪，伸手在原先置冰現已成水的桶子裡撈看：

「有蘆筍汁、沙士，……還有楊桃湯，要買哪一種？」

富美盯看著：「涼不涼？」

小男孩的手往桶裡更深入些，等手肘全部淹沒在水裡面，才抬眼訥訥地：

「唔，好像不太涼嘍……」

「啥米不太涼?!阿源仔，你阿嬤若聽到又要扒你的皮嘍我跟你講。」富美插腰擺首：「上次我媽問你楊桃湯怎麼酸酸，你說賣三天都賣不去，你阿嬤拿雞毛掃追到菜場口打，你都忘記痛了响？」

小男孩的手在水桶裡進退不得，眼珠流露出又做錯事的恐懼，憨慢的促銷：「那……富美姐姐要買蘆筍汁嚟？」

「都不太涼了，還敢賣我。」

富美用頭朝前走去，那方向有車牌，也許可回淡水，生怕落後會被任意丟棄，懷著跟小男孩一樣的恐懼眼神，她倆首次攜手團結跟緊在富美圓翹的屁股後頭，像要把自己右腳撇掉一般大步走；她妹夾在前額的塑膠髮夾掉了不敢回頭揀，散髮黏著汗濕遮頭蓋臉也要跟住富美腳步，但那腳步東拐西彎遠離車牌，眼一眨——妳們要走去哪裡啊！過來！她倆被喊定在一部攤車前。

沒棚攤車後頭瓦斯桶牽線佔據著一面特大平底鍋子，她倆見鍋內一個個白麵皮漲得很帶勁，底下油水哗哗烙著比父親在家弄給她倆吃的餛飩圓扁些；戴帽小販脖頸披條毛巾，吡吡吡在大圓煎鍋上提壺灌頂，再次掀開木板蓋時，平匙一鏟，底皮焦酥的東西在面前全翻了筋斗，惹她發笑。

富美遞錢從小販手裡接過兩個油紙袋，呼叱呼叱自己先吃完一個：「妳們吃過生煎包沒？要不要吃？」

她抿唇搖頭，她妹點頭張嘴，富美才說著那麼燙妳沒辦法吃啦，又在她倆面前三嘴兩口吞進一個煎包。

手裡握著油紙袋，富美扭身木屐嗒嗒，兩隻滴溜溜粉白腿招來路上騎腳踏車的男人撥鈴鬧她，一次兩次那男人見富美不肯理睬，乾脆攔她勾纏：要看電影嗎？請妳來去跳舞飲咖啡？

「你袂曉去呷屎喔！」富美啐他。

她倆後來一人一個煎包捧在掌心，不燙嘴的溫度連啃帶咬，點綴肉末的甘藍菜清甜芳香，比父親在家時為她倆做的加蝦皮冬粉的韭菜盒好吃，她妹拿小手抹開滿臉亂髮對她說：「沒有韭菜耶，我喜歡。」她低頭掀起裙襬擦拭嘴邊油漬，印著卡通圖案的小白內褲上頭，露出她那肉凸凸好像茫然困惑的肚臍眼。

富美兩眼專注在戲院票口掛著鎖頭的大扇玻璃櫥窗上，右手邊櫥窗是「今日放映」，左手邊櫥窗是「下期放映」，裡面黑白劇照一張張十來吋大小，以劇情順序編排圖釘張貼。

她們三人仰臉看，在櫥窗裡無聲搬演的喜怒哀樂，有頭有尾。

「李雅芳——」她妹叫。

「才不是哩……」她說。

富美調過頭來：「那是唐寶雲啦！」

什麼是藏寶銀？這個姊姊說話腔調跟乾媽一樣，她忍住沒敢問。

兩餐之間說不清是餓還是饞，富美一人吞吃四個煎包，也不掛慮她倆到底有沒有跟上來，就鑽擠在戲院門口騎樓人縫裡，翻看塑膠地鋪上橫置羅列極為俗佻的皮件衣物。

到底是要不要帶我們回家啊？她還是忍住沒敢問。

掌燈時分，她倆又跟著富美眼睛麻木腳跟囉唆地轉回委託行。

兩隻不涼的鐵罐蘆筍汁發出碰撞聲響被富美擱在店旁小櫃上，她倆聽見富美怪模怪樣悄聲呢喃：「哎哦，三油一丸來了。」

乾媽鐵鎚碰釘子似地連瞪富美好幾眼，硬把她挑眉撇嘴的表情捺進臉廓底下，才轉身眉俏眼笑地與人搭接說話。

商品展示玻璃櫃前，正要給嬰孩換尿布的女人，一直不停在說話，眼尾瞟見她倆搖手擺腳跨進門檻，唇邊串珠落線依然不歇止滿地彈跳的語音，僅在中間穿插半句：「——這兩隻雙生仔誰人的，生作外省面……」

乾媽找貨的手和聆聽的耳朵篩孔落物準確無誤：「就是外省仔，用嘴認的契查某囡啦！」

兩人談話回歸之前軌道正常運轉：「哎，講到阮囡，真正足爻吮乳，應該去電視台參加比賽，妳看，一粒乳水飽漲漲，無半點鐘就攏乎伊吮到乾摳摳，吮無嘛不肯放喔，攞用齒岸給我嚙得流血流滴，害我頭暈目暗強要倒頭栽哩！」

在瓦楞紙箱裡翻弄貨物的乾媽，沒人看得到的頭顱還是殷勤點應：「放心啦，有我給妳攢正港大欖高麗蔘，免驚妳會倒頭栽。」

「哇啊，他的雞雞好大耶——」火爐爆炭噴出一聲響，她食指直彈目標物，高喊她妹快過來瞧：「妳看，好黑哦！」

店頭上乾媽、那胖糊糊女人和本來在店鋪後邊撥撕棉紙吃羊羹的富美，全噎聲碰額圍看那攤開在尿布裡的物件。

富美說：「啥米雞雞？」

乾媽斥：「嘖，是卵葩啦。」

富美揚聲：「哎哦，真正有影ㄟ——」

乾媽接嘴：「烏攞大粒。」

胖糊糊女人扭轉乾坤裹上尿布：「頭家娘，妳知冇？生這粒烏卵葩真不簡單，換阮搭家八兩重金鎖牌佻百外斤油飯哩。」（她小聲問：她說什麼？富美小聲答：說那隻黑雞雞可以拿去換黃金和油飯。她妹小聲：哇啊！）

「做滿月彼日，阮囡領仔頸掛金牌掛到滿胸埃來；阮囡請油飯

按厝邊隔壁送到電火柱仔嘛有一份！」

「想起阮頭前生那三個查某囡仔，月仔內腹肚枵，跟阮搭家討一碗雞酒湯，夭壽骨喔，無鹹無纖無滋味。所以講喔，我拚死生著這粒糖甘丸仔囡，實在是有夠值啦！」

（她小聲問：她說什麼？富美小聲答：生到兒子多搖擺，生到女兒腰就敗。她妹小聲：哇啊？）

乾媽銳眼瞥瞪交頭接耳的三人：「有耳無嘴閃一邊去。」

「當然嘍，生著後生無仝啦，妳這房是大囡大孫呢，將來袂分祖公仔產，妳甘蔗倒頭甜佔兩份咧！」乾媽讚捧稍歇，緊接著點交生意：「來來來……，半打顧目珠ㄟ魚肝油，一箱治脹氣ㄟ驅風油，兩打放筋絡ㄟ紅花油，摺有三罐呷落屎臭藥丸，無不對喔？」

「臭藥丸加挈兩罐，囡仔蛀齒痛，空一半粒仔在齒縫，摺真有效。」

「好好好。」乾媽放圓音呼喚：「富美啊，後壁紙箱內臭藥丸加挈兩罐來……。妳看看，這兩斤上等日本花菇厚敦敦，有水嚟？阮對面賣意麵ㄟ頭家娘跟我註文，講這趟船貨來一定要先留乎伊燉雞仔，為著妳，我先暗坎起來。……摺有喔，這兩打阿凸仔女王洗身軀ㄟ香雪文，專工攢乎妳面肉幼咪咪……」

「老主顧就是家己人嘍！摺再講，誰人像阮厝內一家伙仔把魚肝油擡起來作水飲，飲到阮搭家目珠利劍劍，妳知否！」

乾媽撥算盤核帳，按往例魚肝油驅風油紅花油臭藥丸，同場追加高麗蔘香菇玫瑰花香皂，女人照單全收，搖晃好幾隻拴在手腕間咬紅鑲綠寶石金鐲子，從手提包裡捻出一疊綠蓬蓬百元鈔，也不數算：

「來，攏總愛佻濟錢，頭家娘妳家己點。」

「唉喲，講安捏啦……」乾媽兩手接鈔票，扭頸裂嘴笑：「富美啊，趕緊敲電話叫計程仔來門腳口載佻澎皮阿姨哦……」

母親離開的那天很長，長到混雜著一種極力想要回憶更多又渴望擺脫什麼的情愫，好像永遠不會結束。

她倆整晚守在騎樓，每有人影穿梭便抬眼張探，張探復失落，生生疲暈。

應該是連末班公路局客運都沒有的時候，委託行才打烊。

店頭木板門已拼上一半，一身怪味的父親來了。

乾媽到富美床上把睡沉了底的她倆挖起來穿鞋、拿毛巾抹臉。

路邊陳舊樸素的房屋無聲無氣門戶垂閉，父親怪響的腳踏車顛躓在一大段偏僻的碎石路上，很遠才有一支燈泡黯淡的電線桿，很久才有一輛掛棚運貨大鼻頭卡車從後面探著照燈轟隆駛來，鼻頭燈一過，那路途重複蒙昧黑暗猶如洪荒。

她側坐前輪腳踏車桿，車頭晃得極厲害，她一路緊抓驚怕，隨時都在預備好跌撲地上時，要能吞聲忍耐那皮肉痛。

舟車翻騰，終於看到家門前的街道，像饅頭噎住喉嚨，是她委屈的哭腔先憋不住低嚷起來：「媽媽——媽媽——」

父親歪斜地架好腳踏車，先蹲倒溝旁七滋八味猙獰嘔吐，然後搨自己耳光似地用力擦抹下頰，掏摸褲袋：

「噫，大門鑰匙哪兒去啦？」

她彷彿看見母親，從街口路燈下轉進，一邊安撫鬢髮裙角揉捏脖頸肩臂，一邊點著尖頭包鞋壓抑腰肢擺弄，款款走來……

母親站定在家門前，左腋下取出白絹和一個線繡珠花手拿包，

扭開金屬壓扣，她瞧見那裡頭有母親頭痛必備的五分珠藥包：

「嘿，鎖匙哩……」

找不著開門鑰匙，母親扣上手拿包，先左右瞧看一番，然後伸手探進大門邊寬條鐵欄杆內的玻璃窗櫺，推開一條縫便扒著臂膀使盡力氣往裡蹭，指爪摸索再摸索，搆著大門內靠窗牆壁上鐵釘掛的一把備用鑰匙。

母親每次都能用這種手法，拿到那把備用鑰匙開門進屋。

進得屋裡，母親先脫了鞋，放下珠珠包，去餐桌上倒開水吃五分珠止痛藥。然後，著絲襪塗寇丹的腳趾貓步回到客廳，慵慵落坐茶几旁沒靠手的小沙發上，垂覆著一綵捲子燙過的髮絲，昏昏想起什麼心事來，母親就那樣安靜無聲，若有似無地笑了笑。

矮小的她，模擬母親的秘密，扒攀鐵窗朝裡邊想探手，卻瞧見那把開門的備用鑰匙，齒縫綻露掉墜在屋內角落。

她盯看那把鑰匙，像盯看著離家不遠碼頭船塢上的小舷燈。那鑰匙也正詭駭地閃著金屬光點，在凝望她。

「媽媽開門……媽媽開門……」是她妹先呼後嚎，雲雨密佈開始抽泣：「媽媽，妳開開門啊……」

父親汗流浹背滿嘴怪味，拙笨地和什麼東西抵抗著抵抗著，一邊安慰妹妹，一邊繼續掏摸口袋找尋開門鑰匙：

「別哭別哭，媽媽明天就回來了。」

評審意見

〈那天〉

郝譽翔老師

這篇小說最成功的就是視角的選取，作者從孩子的角度去觀看生活的世界，她們所居住的煙雨迷離的港城，寫母親的背叛離家，寫父親的無奈倉皇，寫充滿本土臺味的乾媽，皆充滿了詩意的想像，僅是從容的淡淡幾筆，就與人深刻的印象。

作者寫情寫景入木三分，小說的語言又饒富滋味，如此傷痛的題材，下筆之時卻是冷靜自持，不見過度的情緒渲染，而是節制地點到為止，彷彿水墨畫留白的部分居多，然而卻是餘韻無窮。關於母親愛美的形象，蕾絲邊花布傘、金飾、美鈔、化妝台菱形鏡……，更開出一幅幽微無邊的女性內心世界，予人無窮的想像，也使得母親的離家不只是叛離，還有更多未曾說出口的秘密，待人探訪。也正是因為如此的欲言又止，使得這篇小說更是耐人尋味，含蓄卻具有深刻的力量。

得獎感言 葛愛華

感謝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舉辦文學獎，鼓勵所有熱愛以文字作為表述者，勇敢懷抱創作夢想。

感謝各階段評審老師，給予這篇作品點評與鼓勵，讓起始於回憶片段的「那天」，歷經五年以上的追索綴補，與時光奮力搏鬥，終能僥倖完成今天的偶然。

寫作有時並非僅為了個人的完成，某些時刻有可能是為了同樣的寫作者而投入努力，好比是今年度新北市 1609 件文學投稿作品背後那顆共通的文字心靈，我相信每一位書寫者，同時也是一個閱讀者，我們曾在文字的國度裡獲得力量，是那些蓄積的力量滋養我們心裡寫作的幼苗，終於探頭出來見見陽光。